

先哲叢談

自五至六

和書門			
二〇四	一五八	二〇四	一五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〇四	一五八	二〇四	一五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0485	
冊數	4 ( 3 )		
函號	157	37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先哲叢談卷之五

北總 原善公道著

高玄岱字子新。一字斗膽。小字新右衛門。號天漪。  
又號藝山肥前人。仕大府。

天漪祖高壽覺。西土人也。父大誦號一覽。為長崎譯者。  
一覽改稱姓高。為深見。蓋高氏出自渤海。渤海倭讀  
深見。故以稱焉。天漪與朝鮮聘使李東郭詩序。陳其  
歸化顛末。乃錄左方。曰東都高玄岱字子新。自號天  
漪。本中華族。祖渤海高壽覺。福建彰郡人。航海薩摩  
州寓焉。後歸明。父大誦年十六。跡祖入明。弔祖氏之

淺草文庫

淨土院藏

墟遊魯轉齊踰燕跨趙北經匈奴之域南及東寧之  
隈行嘆天下文物之盛歷覽名山大川之勝殆十有  
餘年矣一日慕母之念不歇輒登商舶直到長崎時  
寬永六年父歲二十有七僕即長崎之產也從幼師  
事曼公戴先生者先生浙之杭州西湖人明之遺士  
也明亡航海寓長崎二十有餘年僕之親炙也久而  
其語言音韻則不期而頗解焉至今皓首猶操南音  
但愧執性迂魯質體脆薄動輒嬰疾雖少有夙志不  
能肆意勤業徒增犬馬之年耳先生沒僕不自度妄  
欲破浪長風一詣華域者數而國禁不許越界乃退

閱中原輿地圖等效作卧遊聊復慰懷云云

天濤自幼有瑰才其居長崎學於僧獨立戴笠字傍通

醫術乃以醫遊事薩州亡幾去復住長崎以藝學為

事久之名聲馳遠邇遂與室鳩巢宅觀瀾同應大

府之召來江戶列儒負白石宅集鳩巢席間贈詩云

三人同召出蒿萊齒德共推當日魁一變良工醫國

手翻成詞客挾天才羨君授簡稱先達笑我論年拒

後杯嘉會由來難屢得樽前莫惜玉山頽

又兼能書其法自獨立而得之當世與林道榮齊名白

石曰榮死子新獨步天下南海篆隸歌曰崎陽於華

只一輩。臨池之技皆精勤。先有林榮後高岱。春臺曰。林道榮者。長崎舌人也。與高玄岱俱以善草書知名。然林不及高。筆法無變化。故也。但林兼諸體。高非草字。不能作此。則高不及林處也。人特稱林者。以此也。已。

徂徠以豪邁之資。睥睨一世。獨於天澆。嘗欲得其書。且求與之締交。與香國禪師書可見。曰嚮者在坐。觀崎人高玄泰。字意欲得其一二幅。而一時綵貪聽老和尚。吾伊作金石響之所奪。遂為忘言。未審其人已還否也。儻未則敢請一方便也。且要為通賤名。以便日。

後鳴謝。則或添天涯一相識者。亦遊道之益廣也。鳩巢當世之碩儒也。其文辭亦不為疎。而推獎天澆。得其言。以為定論。答三宅緝明書曰。僕平生讀書。稍有所得。及所著文。頗多甚。欲就識者正之。前日天澆兄來訪。言及文辭事。此人能通西土之音。號稱文章家。乃出僕文稿。視之。天澆兄就其中。一兩篇以西音讀。一過曰。善。但文辭傷緊。欠一閑字耳。僕即言下敬服。天澆以享保壬寅八月八日沒。享年七十四。墓在江戶東叡山中。護國院後塋。其父母及師獨立。疑齒亦瘞。此地各有建石。

佐藤直方。小字五郎。左衛門。備後人。

直方年二十一。介。永田養菴。謁山崎闇齋。闇齋教弟子。極嚴。直方事之不惰。遂能得其旨。及闇齋晚年。唱神道。則不能無疑。是以竟削弟子籍。直方又作敬義內外考論。曰。易文言敬義內外。此乃以心與身言之。敬義先生以為身為內家。國天下為外。予辨之不止。由是遂得罪於先生。不出入於師門者幾二年。由此觀之。其為闇齋所絕者。非惟不奉神道。

直方無字號。或謂曰。山崎闇齋子之師也。淺見綱齋。三宅尚齋。則子之友也。而皆以號稱。子獨無可尊稱者。

不知有何說歟。直方曰。余從邦俗耳。此邦自古無字號。何必背邦俗之為。假令余之彼西之邦。亦以名直方。通稱五郎。左衛門。居故雖弟子。直稱曰直方先生。稻葉默齋。墨水一滴云。斯文源流。以剛齋為直方先生。號誤矣。弟子野田德勝。號剛齋。或云直方號峰松軒。此蓋一時名軒。

嘗曰。博覽彊記。能文善書。莫若宋蘇東坡焉。然自得道者。而視之東坡。固不足論也。故學者其識見自非以東坡為俗儒。則不得至聖賢地位矣。今欲多識及詩賦文章。皆善之者。沒也。不能為真儒也。

直方

故赤穂侯遺臣殺吉良氏。明日跡部光海來謂曰。先生未聞乎。昨夜赤穂大石等四十七士復讐直方曰。言誤矣。遺臣之於吉良。何有讐視之理乎。遂本諸柳宗元駁復讐議論為陵上者。  
 初年承父官結城侯。受俸五十口。元祿癸酉乞休致。後殿橋侯延為師。年餽百金。乃處其邸者二十餘年。然以道不合遂辭之。卜居神田紺屋街。時年六十九。享保己亥八月十四日。進講唐津侯。即今古河侯之祖先也。疾暴作。以肩輿早歸。侯乃賜人參二兩。令稻葉迂齋護視。翌日遽不起。享年七十。門人三輪執齋聞病而至。則

已易簀。乃作倭歌哭之。不喜於世也。  
 江戸麻布琉璃光寺。其永永處也。一石小碑。正面勒曰。一貫了道居士。左曰。佐藤五郎左衛門直方。右曰。享保己亥八月十五日沒。  
 三宅尚齋默識錄云。直方先生氣稟宏潤。穎悟。故其學不苦而至。中年學不勤不進。屬纊前十四五年。好學之篤。手不釋卷。與人語。非小近四子。未嘗載於口舌。才之穎。辭之敏。終日與人談學。譬論百端。殆教人踴躍自得矣。實東方一人耳。所憾者。其學止於小學。四子近思之間。不昭合於近思錄。致知篇所載先賢之

語者多。而其見識之微。未知能入精微否。其談道所  
 謂隔壁可聞者。庶幾矣。發明其天命本然之妙者。今  
 不存于世焉。  
 直方門人。有替者大神澤一者。筑前人也。才行修美。一  
 時有聲稱。稻葉迂齋作之傳。及祭文。迂齋亦受業。直  
 方為高足。其韞藏錄數卷。多錄直方語。  
 淺見安正。初名順良。小字重次郎。號綱齋。又號望  
 楠樓。近江人。  
 綱齋少學山崎闇齋。砥行植節。社中無出其右者。後不  
 從闇齋教義。內外說。又不喜神道。是以遂不見容。闇

齋沒後。悔其叛師。炷香謝罪。云。蓋闇齋倡神道。一時  
 及門弟子皆靡之。而堅守舊說。不少變動者。不過綱  
 齋及直方尚齋數子耳。  
 初年彊學。患咯血。闇齋猶課督不少貸。楨元真者。為謂  
 闇齋曰。之子疾日篤。請姑廢業。以保晉。闇齋不可。居  
 無幾。疾間矣。闇齋曰。死生命也。奈何使之折其志。  
 綱齋為人慷慨。每以新委質。列侯不為潔。故雖貧。甚不  
 敢祿仕。門人三宅觀瀾。出仕水府。以為其志非行道。  
 即贈書絕之。其著靖獻遺言。亦有寓意云。  
 綱齋兼好武事。常騎馬擊劍。其所帶劍鐔。鰲觀瀾篆赤

心報國四字

綱齋少佐藤直方二歲初友義甚親然嘗面折直方親  
 喪未除出仕以是遂絕交默識錄曰綱齋先生與直  
 方先生初其交如兄弟後不相通然而義亦無可言  
 者乃是氣質之一癖學問之大疵甚可惜直方先生  
 後來思舊交有將通問之意綱齋先生終執而不肯  
 綱齋以承應元年八月十三日生以正德元年十月朔  
 卒享年六十綱齋無男子以兄道哲子某為嗣門人  
 若林新七能傳其學  
 森尚謙字利涉小字龜之助號儼塾又號不涂居

士攝津人仕水府

儼塾自少好學始事福住道祐繼從松永昌易二子咸  
 異之父某以醫仕永井侯居攝津高槻比其沒儼塾  
 年二十六以父遺言去高槻游學于京師江戸越七  
 八年業大進當是時水戶義公廣辟致海內文學士  
 編修國史儼塾被召赴之入局與其事  
 儼塾多藝能醫術兵法擊劍皆得其要至於釋典尤研  
 究之嘗著護法資治論十卷謂儒與佛並存不相悖  
 其友安澹泊痛斥之數切規曰速火之勿貽禍儼塾  
 不從然與澹泊心交終始不變及卒澹泊記墓云與



先哲叢書  
余交最熟。每相箴規。而今亡矣。夫世之罵罵者。毀譽出于愛憎。臧否失于權衡。果孰得而孰失哉。若君者。今不可多得。豈非無人之所難能者邪。  
安積覺。字子先。小字覺兵衛。號老圃。又號澹泊齋。晚又號老牛居士。常陸人。仕水府。  
澹泊。祖正信。小字覺兵衛。元和乙卯大坂之役。屬小笠原秀政。有戰功。後委質於水府。父繼。食其祿。澹泊亦襲之。舜水答書曰。令祖立功於往日。而孫子食其祿。可見為善蒙福也。令祖立功於他邦。而上公為之祿。其孫未見疇勳之至於此也。汝宜勉之。

澹泊本稱角兵衛。俊才好學。義公以為其器不減。乃祖乃命。襲稱覺兵衛。既而祿屢增。職至番頭。初年十三。始來江戸。師舜水。居三歲。病瘧歸鄉。故親受句讀者。僅孝經小學論語耳。及長。博學能文。而史學尤擅長。乃入彰考館。充日本史編修總裁。全編二百四十六卷。稿以享保。庚子脫前後與者無慮數十百人。而澹泊之功居多。澹泊至老。氣力不衰。其撰烈祖成績二十卷。時年七十二云。  
澹泊主伊洛學。然不守株膠柱。焉與祖徠金華輩數通書。為交。答祖徠曰。幼師事朱文恭。徒有其名而無其

實亦如前書所陳也。文恭務為古學，不甚尊信宋儒。議論往往有不合者，載在文集，可徵也。當時童蒙不能知其所謂古學為何等事，至今為憾。尊信宋儒，乃僕中年以後一已見識耳。云云。今夏偶見隨筆中援引程朱之書，躍然自喜，所見果不妄矣。及承清誨，始知足下中年既覺宋儒之陋，六經不復須註解，人之知愚相去天淵如此。今欲改頭換面，革去舊習，則齒駸日益頹落，志氣亦因衰耗，我眷閔苑，可望而不可即。付之一浩歎而已。又就南郭書考之，嘗將薦南郭於水府，又其於通鑑喜凍水舊本，不喜文公綱目序。

湖亭涉筆曰：綱目書法發明，雖議論剴切，頗有傷於苛酷者。設使其人面聞之，必有辭焉。豈心服哉。

幼時學舜水，能得華音。湖亭涉筆曰：今犬馬之齒將頹，而學業不成，其所存者，稍辨華音一事。由其課程嚴峻，晨讀夕誦，故至今不忘耳。兩伯陽橘窗茶話載：水戶淺香覺兵衛紀州高瀨喜朴二人俱通唐音，覺則能讀而不會唐話，喜則能講而不能讀書。正孟子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者。蓋用心與否之別也。

橘窗茶話安積作淺香非是烈祖成蹟自註曰安積諸書皆作淺香按淺香本貫近江安積陸奧臣祖先實與州安積郡人故臣父貞吉稟命更安積

澹泊名振四方。其修書請益者不可枚舉。而謙虛自卑。於其親受提誨者。不敢以弟子視之。意謂吾安能足為人師。其所結構文詩。必示葉於衆人。以丐正。有一字可議。輒改撰。是以人皆益敬服焉。

澹泊甚愛菊。園中多栽之。嘗上百種。于守山侯。侯亦賜佳品十餘種。寄田子愛書曰。止師朱文恭。有乞菊於義公帖。載在遺文外集。覺百事不能學文恭。而唯此一事。稍存餘風。不亦可羞之甚。我又賀鳩巢七十序曰。吾百事不能。而唯知養菊。培植三十年。頗能得其要領。乃以菊譬鳩巢。以成一篇。鳩巢亦其黃花塢詩。

自註曰。主人有菊癖。凡諸家奇品。莫不旁搜並收。而栽培之。種藝尤精。品第極嚴。每至秋時。五色燦爛。以奪人目。而安積氏之菊。聞於國中云。

鳩巢有老圃七覽詠詩。七覽謂碧於亭。紅藥欄。繡藤岡。涼月樹。採蓮步。黃花塢。老蒼園也。又作老圃行。曰。漢家宗室禮數崇。文武最推西。山公著書還笑。淮南陋大雅。卓爾河間同。千金購求天下籍。始開史局。籠英雄。忽捐館舍。二十載。當時宿儒安積翁。家學親承。舜水傳。餘姚一派流。日東惟昔國史草創年。見君盛壯先著鞭。人道小心似高允。邦慶良史得馬遷。材擅三

長堪總司文經百鍊成大編直筆無隱鬼應哭闕文  
 存疑世可傳嘉績何翅三載考華閱已擢羣士先梁  
 園授簡馬卿重楚臺設醴穆生賢年徂事謝今已矣  
 優恩賜告舊學士家居自託老圃名蒔花灌園梅香  
 里七境分趣迭品題三徑就荒自鋤理謝眺宅前唯  
 青山杜甫舍邊皆白水百年消憂樂琴書平生宿好  
 翫圖史借問從容白玉堂何如穩眠烏皮几晚節如  
 此人所難古來儒官幾相似我醉高歌老圃行誰知  
 曲曲欽素履相思何無相見期伊人宛在水中沚  
 當義公之世史館得人尤盛及公薨一時名彥相尋凋

喪澹泊獨存為世所瞻仰徂徠書曰先侯業已即世  
 一時鄙放之輩寥落殆盡而足下獨以朱先生高第  
 弟子歸然以存有如靈光初澹泊夢得野水月縱橫  
 句義公分為韻與近臣同賦公探得月字有雲收月  
 明衆星稀仰見文苑一輪月句此即言澹泊前程也  
 至是果然

源君美字在中新井氏小字勣解由初名璵號白  
 石又號錦屏山人江戶人仕大府敘從五位下  
 任筑後守

白石父正濟常陸人年少來江戶出仕土屋侯二久留利  
二萬千

白石生而岐嶷聰慧。三歲寫字。六歲誦書。既長。器資宏偉。才負經綸。其學洽聞多識。通曉倭漢古今典故。所述作之書。世稱其有用。善以國字紀事。是以雖日用簡牘。皆足以傳矣。又善賦詩。江邨北海稱為所謂錦心繡腸。咳唾成珠。嚙語諧韻者。

比七歲。父母拉觀戲劇。一一記認。置諸胸臆。歸語之。其次序一無所違。父異之。曰：是兒非常。侂日才當於文事發。新井氏其興乎。

初年從父官于久留利。二十一與父共辭仕。於是貧甚。

人或勸之業醫。若教字。以取給。白石不從。一刻意于經史。時河邨瑞軒殷富多藏書。乃就而借覽。瑞軒心知白石神姿。侂日當貴顯。因欲配其女。納以為壻。而白石不肯。

白石與對馬西山健甫名順泰為舊友。年十六。錄所作詩一萬首。因健甫求韓客為之評。則客請而接見。遂作序。褒揚之。後入木下順菴門。健甫又為之介。元祿戊辰。健甫沒。臨沒謂白石曰：以不朽乞先生。指順菴書則累君。是以順菴作墓記載錦里文集。而今見其墓石。左右後三面無一字。惟正面楷字題西山順泰墓。五

字所謂墓記埋之墳中耳。健甫墓在江戶下谷養五院。辭久留利後又遊事堀田侯居十年不得志而去時寧甚篋中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已曰此未遑凍餓意氣不少撓順菴欲以薦諸加賀岡島仲通。名達號加賀賀產亦順菴門子也聞之戚然語白石曰子負笈遠遊若干年于茲比得家書老母日逼衰頹倚閭待子歸每一念至百感攢心如幸賴吾先生先容得釋褐于本藩則願足矣白石即告順菴以此言曰子求仕何國之擇請舍子薦彼順菴嘆曰世衰道微日入偷薄如子絕無而僅有者乃推岡島于加賀後二年元

祿癸酉舉白石于甲斐府時年三十七

白石仕六年。在潛邸。文廟尚。遭災為賜五十金白石謂都下

數有火今以此賜治屋宇亦必當一朝灰洪恩豈可不別有所用乎乃以賜金命函人制甲冑一領其意欲一旦緩急探以狗節也居五年果復遭災家什蕩盡獨以其甲冑隨身得無恙矣鳩巢文集有源君美鐘記是也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白石建議饗使者止申樂奏雅樂等多革舊例或與使者廷論禮法使者竟被摧折祇南海賀白石六十七言古詩有韓之使者執玉帛血

面爭禮。頑如石。公歷西階。振衣升軒。軒如霞。舉屋額。腰帶紫陽太守印。眼如紫電。驕如戟。按劍叱殿柱。震使者。膽竦喪其魄。擊劍歌成。血吹霧。機鋒觸處皆辟易。禮成樂奏。賓主歡。王家寶典與日赫句。自南海云。韓客謂公曰。嘗聞貴國。多長於擊劍之技者。今可得幸一觀。公曰。觀之。不可遠辨。吾今為客說其涯略。席上作擊劍歌一篇以示。

由與佐久間洞巖書觀之。白石號非有深意也。其少年視古人。姜白石黃白石沈白石等號。以為雅稱。一時題詩稿。遂以為別號。然為取之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或陸奧地名者皆非。

入貢琉球人。得白石詩草。歸遂致之。清清翰林鄭任銓。自寫作之序。此本復經琉球。至日本。終落白石手。白石珍藏之。而序中指白石書新堪。此勘堪音相近。蓋誤傳。新井勘解由而略稱之云。

白石詩才亦為天縱。其精工當世無敵。雖一時出遊戲。有足以見其敏警者。嘗過某許。主人書容奇二字。索詩。輒援筆立就。曾下瓊鋒。初試雪紛紛。五節舞容閑。一痕明月茅渚里。幾片落花滋賀山。提劍膳臣尋虎跡。捲簾清氏對龍顏。盆梅剪盡能留客。濟得隆冬無限艱。蓋容奇雪字國譯也。故此作皆采故事於此邦。

白石以經世為任。故雖詩至工妙。固不欲以教人。稱門人者至寡矣。田鶴樓獨以詩稱弟子。白石與之交態。終始不渝。與佐久間洞巖書中云。吾故人莫鶴樓如馬。中秋月三十一年。必偕賞之。今年亦携二子來。有詩云。滿堂明月中秋色。歸路清風十里程。嘗謂鶴樓曰。南郭先生名譽甚噪。余欲往一見者有年。然一旦被簡任居內班。則不得私造處士許。彼亦既為名家。不可引致。以故至今不果。豈不遺恨乎。鶴樓曰。是何難之有。予請為紹介。明日見之於先生。乃過南郭。語以此言。南郭喜。即與鶴樓共來。白石倒屣迎。

入。遂定交。

白石自題肖像詩云。蒼顏如鐵。鬚如銀。紫石稜稜電射。久。五尺小身。渾是膽。明時何用畫麒麟。時奉使西上。初仕堀田侯時。寮友有小龍某者。每謂白石曰。余少時受兵法于由井正雪。今觀子之面容。政與正雪絕相類。少有大志。常自誦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為閻羅。祇南海作哭詩云。生逢聖世應無恨。死作閻羅足有為。蓋記其平生之言云。高天濤作白石像贊二首。其一曰。誰道是白石。磷磷不可磨。誰道是非白石。磊磊不可轉。看開火字耳上一



毫兩目流光。砥礪一機應。變縱橫不然。韓客殿上爭  
得使渠從容。歛手不碎頭柱乎。而乃其人之言曰。日  
出之邦源大官。骨清氣豪身桓桓。削中壯略龍虎秘。  
筆下文章星斗蟠。可謂國家之爪牙。萬里折衝之臣  
矣。其二曰。腰下秋水端從上。賜身上水干。攝錄所  
贈。踞乎皋比之上。傲睨日月之表。口津津腹便便。天  
下樞機參乎其間。推誠及物。拯濟萬人。神化丹青。渾  
成儀表。將歷百世。而真宰儼然不可奪者歟。  
白石無兄弟。唯有姊妹皆早沒。而集中有到信夫郡奉  
家兄詩。此白石未生。父養某氏子。為子。後仕相馬侯。

所謂家兄者是也。

鳩巢文集載白石墓記并銘。其志行履歷可略見。而淺  
草報恩寺有白石墓焉。石方僅尺餘。正面題新井源  
公之墓。左側惟記。筑後守從五位下。諱君美。年六十  
九。享保十年五月十九日卒。二十四字而已。  
古今著書之富。莫若白石焉。併未脫藁者。凡一百六十  
餘種。今尚存於其家云。

室直清。字師禮。又字汝玉。小字新助。號鳩巢。又號  
滄浪。備中人。仕大府。

鳩巢自幼耽嗜文籍。倦不知息。年甫十五。出仕加賀侯。

一日侯命講大學義理明辨。侯以為異器，乃令入京師受業。木下順菴自是學日益精。文日益進。木門原多後傑，而皆為鳩巢讓席云。正德辛卯舉大府儒員，遂得信任。其所著亦不少，而六諭演義大意、五倫五常名義皆奉旨撰之。

其先備中英賀郡人也。故其舉鄉貫常稱英賀。又其居加賀時嘗買廢屋住之，因扁以鳩巢，遂以為別號。有記見文集。

羽黑成實字養潛，近江人。官于彦根，後致仕徙加賀。此人學於闇齋，有儒行。鳩巢嘗嚴事之，其答書曰：清自

幼好學，有略得古人遺意者。所見聞士大夫亦頗多。然於義理則必得高明之許可，以自信於文辭則必經水翁之品題，以自足。私心自謂二公天下之知己也。故平生以今世有二公為樂耳。又答遊佐木齋書曰：與羽翁一邂逅於京師，見其趣向造詣，非曲學淺識之徒也。既而翁寓處故邑，相與優游上下，其議論十年於今矣。常得以虛往實歸，日聞其所不聞，解我之惑，辨我之疑，誘我之善，戒我之惡，有所視而取法，有所畏而不為，使我免以陷於放僻邪侈者。翁力為多，豈古人所謂微斯人誰與歸者歟。又作祭文曰：始

吾見公於京師。尋復來辱於北陸。爾來上下議論。往復切懇。忠告善道。一以道義相期。而不肖弱質。賴公而勉強以進於學者。十有七年於茲云云。嗚呼公乎。遂棄吾而死邪。自今以往。有感將誰為之辨。而有過將誰為之規耶。辭之瞽而無相。俛俛乎其何之。鳩巢與護苑之徒。互相輕。金華一日來見鳩巢。出其得意文十篇示之。且求刪正。鳩巢一過稱善。金華彊乞正。乃削二十字。更益五字。金華不喜而去。至翌日質諸南郭。南郭不得決焉。又質諸徂徠。徂徠視鳩巢所竄改者曰。如此而後成文。於是其徒始重鳩巢。

赤穗遺臣一大舉。鳩巢獨稱贊之。紀曰。義人錄。又答鈴木貞齋書曰。赤穗義士事。世儒之論有異同者。亦由其學欠近裏工夫。不認自家惻隱之心。誠如來諭所論者。敬服至今。世皆以義士目之者。蓋自鳩巢始。鳩巢墨守朱學。深惡當世好立異義者。答鈴木貞齋書曰。僕嚮者以為山崎氏之學。專於理一而略於分殊者。知有君臣之大義。不知湯武放伐與君臣之義並行而不相悖。知教義有內外之分。不知不可以修身以上為敬。以直內以齊家以下為義。以方外此其大者也。其他所見多。執定一理而不察分殊。所以流於

神道也。然今而思之。其理一者守義理之一隅也。於本原一理處。所見未徹。故往往有所窒礙。而欲以其所見一之。是其略於分殊者。暗於理一故也。又題高木氏偽學論曰。自古邪說之害道多矣。然其誕妄靡惡無所忌憚。未有若今世之甚者。或有稱古學者曰。大學非孔氏之遺書。又曰。我能塞伊洛之淵源。或有矜文學者曰。道不出於天。又曰。道非事物當然之理。其他淫辭浮言不可勝數。若使此等之說出於數十年之前。雖庸人孺子。亦知其妄而非笑之。今也不然。自世之稱師儒者。皆爲之所動。莫不崇其說而信之。

況於後學晚進者乎。宜乎其靡然趨而歸之也。吾於是知世道之日下。人心之日偽。亦可悲矣。又仲村氏五經筆記序曰。奈何近世邪誕之說競起。凌駕漢唐。詆毀程朱。欲以一己之私見誣天下之耳目。至使有識之士爲之憤惋。殆廢寢與食。可勝嘆哉。又答遊佐木齋書云。若有王者起。必聚海內之籍。悉取其叢雜無用之書而火之。然後詔天下之學者。專務體察踐行。不事空言。抑虛文剝浮華。正人心。距邪說。如是數年。則天下靡然復歸於正矣。

鳩巢賜葬地于江戸大冢筑波山後。非寺地也。從是後

官儒多賜葬地于此。鳩巢墓有四面一小碑。前面唯題鳩巢室先生之墓七字而已。

三宅重固。小字儀左衛門。後更丹治。號尚齋。播磨人。

尚齋父重直為入後。冒平出氏。尚齋幼時從其姓。削髮學醫術。父命之也。年十六喪父。十九入闇齋門。專攻儒學。於是種髮始復。姓三宅。後來江戶。抗經席。為人師。遂應辟阿部侯。元祿中。大君臨侯邸。命尚齋講論語。乃有衣服賜。

尚齋學於闇齋者三年。闇齋即世。乃折衷於佐藤直方。

淺見綱齋二子。二子以友誼待之。互相切劘。遂共得

山崎門三傑聲云。

尚齋就官。忠直務盡其誠。居十年以言不行。移疾乞致仕。不允。猶數乞不止。以是得罪。寶永丁亥。幽囚于忍友入三輪執齋。細井廣澤等憫之。為請宥。而不能得。越三年。會赦而放。於是去之京師。以儒為業。晚私做大小學校。建培根達支兩堂。于勘解由坊。尚齋氣象豪爽。其在囹圄也。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乃謂古人被刑。尚能著書。吾寧無為而待斃。然筆墨不可得。因刺臂血。書狼彙錄三卷。其中祭祀來格說一卷。門

人山宮仲淵上梓。近時吾友山田思叔再校刻之。尚齋在獄。侯嘗遣人察之。尚齋即作詩示之云。富貴壽夭不二心。但向面前養誠心。四十餘年學何事。笑坐獄中鐵石心。

尚齋削籍之後。講業于京師。搢紳列侯從游甚多。土佐侯請為師。乃招來江戶。居僅半暮。其大夫山内矩重卒。此人尚齋之知己也。於是辭歸京。晚年復來江戶。時舊君阿部侯延而見之。道往事。嘆其忠直。

尚齋與直方交義素善。而議論未必同。每曰。直方四十六士論。使人消滅。至誠惻怛之心。

尚齋固守。朱說深疾異己者。而與三宅石菴。三輪執齋。玉木葦齋相友者。唯其舊交。不忍絕。云。石菴信陸象山。執齋喜王陽明。葦齋奉神道。石菴執齋為其所論。刺尚且。每稱尚齋為溫厚長者。

有一媪為野狐所斃。其邑正幸助者為尚齋侄。尚齋責之曰。若何不為驅闔鄉之狐。盡殺之。於是幸助即備弓弩羅絡。詰朝將率下社。遍探叢窟。而其半夜聞窓外呼曰。惡狐既斃。河上即遣人見之。果有死狐。蓋衆狐拊擊斃之。以免其寃也。尚齋乃令屠者剥其皮。常坐其上。時鞭之曰。毛獸奈何。害萬物之靈。

尚齋沒後。門人久米訂齋。多田東溪。石玉塞軒等。相議曰。先師不幸無後。吾輩雖講遺業。授生徒。不能保世。如今日也。師之神主及狼彙錄。不若瘞之。無佗目為人所污也。留守退藏亦列其座。獨不以為是。然眾議遂決。乃瘞新黑谷光明寺尚齋墓側。明日寺僧遠來報曰。昨夜有盜發墓。衲適見而尤之。則拔劍恐喝。衲辟易。彼遂恣其意而去。不知墓中有何財貨。致此厄乎。訂齋感頰曰。吁。此必留守退藏所為也。即往視之。則果失神主狼彙錄。其後不復見矣。尚齋娶田代氏。舉一男三女。男重德。字一平。英敏好學。

年三十一先卒。女其一適門人久米訂齋。訂齋又以經秋名。

三宅正名。字實父。號石菴。又號萬年。平安人。

石菴少耽學。不視家道。由是產遂蕩盡。乃斥賣家什。以償舊債。則所餘僅數金耳。謂弟觀瀾曰。今雖貧極。短褐蔬食。可以支數年。鑽堅之志愈厚。環堵之室對。入而講習。共至忘寢食。亡何窮亦極矣。於是兄弟相携。來江戶。教授取給。居數年。石菴獨歸京師。尋至大坂。時名翹然起。弟子雲集。中并菴菴等。相謀請諸官。建庠校。名懷德堂。眾皆推石菴主之。固辭不可。遂領。

先哲叢談五

祭酒事。後中井氏嗣之。至今不衰。

石菴工書。頗得顏法。隻字人爭求之。而資質朴素。其所書未嘗款印。又通倭歌及俳諧。

香川太冲曰。世呼石菴為鶴學問。此謂其首末子尾陽明。而聲似仁齋也。

三宅緝明。字用晦。小字九十郎。號觀瀾。石菴弟。平安人。仕大府。

觀瀾始師淺見綱齋。末從木下順菴。嘗作拜楠子墓文。鵜飼金平名真采上水戶義公。公見感稱。乃召為國史編修總裁。正德壬辰年三十八。因白石薦逢大

府登用。梁說巖祭文曰。文章典雅。貴以藻火黼黻。書

楠子碑陰。雖出於少時之作。既足以見所養之深粹。

而志氣精采之鬱淳矣。宜乎蚤有譽于水府。而司史

筆之冕鉞也。館僚安積栗山二子。有材識而博物。且

尚退舍使英華擅發焉。

正德辛卯。韓使來聘。儒者就其館中為唱酬者甚多。七

家唱和集蓋為之最。而多以詩。不以文。其間有文亦

皆平平耳。詩如高玄岱三百九十韻。室旭巢二百二

十韻。祇南海百五十韻。雖大作有材料。要無益長語。

何必足自夸張。獨觀瀾出羣。專論議經義。商榷古今。

先哲叢談五 觀瀾

二十三



撮錄於此以見其言辨博有力。送嚴書記序曰。至明  
有薛文清丘文莊。雖其精神輝光。不能以鼓振一時。  
潤化百世。而識之卓。守之約。信之厚。由之正。一皆有  
所淵源。不與夫事佔畢。訓詁之末。而淪簡捷虛誕之  
域者侔。蓋萬而得一焉。云云。明人嘗有論貴境之文  
者。其意倨然。以中夏文明自處。及隨訂其所為學。則  
尚釋雜老。刻意琢句。沾沾喜以才子。相為標榜。不復  
知古聖賢之大法要道。屬而在外矣。此謂華而變夷  
可也。而舉世佺佺。唯名之狗。景仰慕效。不置。父兄子  
弟亦皆以是督而趨之。今而孔孟程朱再起。復將悔

且怨其言之流弊至此之不遑。宜乎能知其意體其  
全者。絕無而僅有也。嚴復書曰。明興雖有程篁墩陳  
白沙。王陽明諸人。間有駁雜之病。亦多偏係之失。而  
至如文清之學。純實無偽。博洽多聞。肯以此為巨擘。  
可乎。所謂丘濬者。為學詭異。立論謬盭。以岳飛為未  
必恢復。稱秦檜為宋忠臣。意見如此。其佗可知。此不  
得不辯也。云云。明人云云之說。誠不滿一哂也。我國  
自殷太師設教之後。國俗一變。士趨歸正。自我聖朝  
開創之後。尤有大焉。文物彬彬。賁飾泆猷。雖三尺童  
子。皆知貴王而賤霸。崇儒而斥佛。尚釋雜老。不知大

道云者。豈非乖戾之甚者乎。觀瀾復書曰。來簡云。文清為巨擘。可乎。此段前後語脈。難得領會。其以薛氏為可尚邪。則正與鄙意合。以為不足尚邪。則所趣大異。宜措勿論也。丘文莊以岳飛為未必恢復。是於時勢各有所見。始不以為道義心術之累。況金兵之強。比宋十倍。勝敗之跡。未猝易以書生紙上語而斷也。其以秦檜為宋忠臣。則此老好高奇。矯眾論之弊。然耳。然辨夷夏正內外。其終身精力所用。正在乎斯一部。世史正綱昭然可見。豈以裂冠毀冕稱臣。金虜為是者邪。特其造詣深義。識趣高昇。固有不及文清。而

由之正與信之厚。蓋亦未明一代非所易得矣。且夫訂學脈以論先輩。自當有體。雖乃高德偉績如王守仁。苟於門路有所乖馳。則義當棄之不顧。而若文莊之學之正。豈可卒然摘其小疵。遺其大醇。而衍義之補學的之編。亦豈可以為詭異謬鑿而論邪。云云。前文所云。明人論貴國文者。指王世貞語。見其集。而所云尚釋雜老。亦以批世貞之學。來簡似未悉鄙意。請更被審。

南聖重。韓和觀瀾所示韻曰。觀水必觀瀾。君應取於是。非徒汪汪波。更歎洋洋美。

觀瀾年不得壽。有著書亦不多布于世。是以到今名家  
寡少。聞然其學術文章。當世與有名士並稱。物徂徠  
與竹春菴書稱。藪震菴文曰。習宋人之文。焉視其所  
結撰。不出於東涯觀瀾之下。又兩芳洲插窓茶話曰。  
觀瀾。魁巢東涯徂徠。何如。曰。之數人也。盛名雷轟。何  
待乎曹丘生也。又蛻巖文柄。贈桂彩巖曰。物徂徠老  
矣。弩末不能入縞。天又奪滕煥圖。如失左右手。室廬  
巢醇乎古先生。澹泊自守。無鬪心也。宅觀瀾豎幟。駿  
臺堂堂正正之威。殆使牛門塞關。不敢東飲馬矣。不  
幸星隕。可勝嘆也。

佐藤廣義。小字勤平。號周軒。晚號塵也。江戸人。仕  
巖邨侯。

周軒家世以武顯。高祖佐藤信清。小字新九郎。仕織田  
右府。有戰功。至周軒始好文學。於後藤松軒之門。小  
少堅其志節。嘗蒯緹遊京。便道過伏水省。伯母。伯母  
為田光氏母。家頗富。喜周軒至。且感篤志。乃出金百  
兩贈之。曰。若以此為學資。周軒辭不受。伯母曰。勿。我  
子放蕩。寢將傾產。與其濫費。以供燕樂。寧與若以充  
為善之用。周軒益辭曰。一家主人。業已如此。安可不  
別有所儲。以備不虞乎。余一介書生。無貲固分耳。但

大母之惠其拜賜也多矣遂不受一金去  
柳澤公新封侯廣招名士乃以秩三百石聘周軒周軒  
不應蓋以其仕有不苟者也立何因松軒薦釋褐小  
室侯俸支二十口耳小室即今嚴邨侯舊封也  
周軒為人嚴毅廉直初以儒仕後傳世子世子動作舉  
止悉規以正世子嘗欲就齋南鑿一窗周軒不肯曰  
此易事耳然而為世子者凡百當慎守父侯所與而  
不可別有嗜好今世子年少問安視膳則勿論方且  
講學演武旦夕之不暇而乃馳心于無益罔或遂啓  
土木園池之好乎故事雖易臣不敢奉命世子悚然

曰卿言是也請守之

周軒以六幅輪為標識世子少時夜微行邨內遙望六  
幅輪提燈來輒曰合怕老來合怕考來盍避去疾走  
入館

世子立一年聚左右少年嬉戲無度周軒屢諫不聽遂  
乞辭職老臣白之侯瞿然曰吾過矣吾過矣我昵頑  
童遠者德此彼所以欲辭也吾將改過卿等盍為我  
言之既而侯徵文脩德勵精圖治乃大用周軒擢陞  
老職增祿至三百餘石是時嚴邨之政嚴立紀綱惇  
守信義小大之事必與衆議之智者不得獨端愚者

亦得寡過。是以吏止姦惡。民止盜賊。風俗淳樸。上下和輯。侯晉拜閣老。一時有與稱實。周軒與有力云。侯妻舉冢子。賀妾者。皆以其為母。侯家之重。獨周軒入內。毅然正色曰。爾自今之後。勿恃有子。以驕肆侯家。禍福在茲。爾禍福亦在茲。在坐者悚然改容。

周軒奉瀛洛之學。篤信其師說。故頗與聞齋之徒異趣。嘗原本家禮。創本邦祭儀。侯家今尚遵用之云。

周軒學主實用。不務虛文。是以人不知其為儒。然其所著。有四書小學參考各若干卷。皆藏于家。周軒家至今數世。職祿相襲。曾孫坦字大道。號一齋。別成一家。

今以碩儒見推。蓋皆周軒積善之餘也。

先哲叢談卷之五終

先哲叢談卷之六  
北總原善公道著  
物茂卿名雙松有所避以字行菽生氏小字摠右  
衛門號徠徠又號護園江戶人仕柳澤侯  
徠徠父方菴以醫仕於大府延寶中坐事竄上總時  
徠徠年幼從父共往焉譯文荃蹄題言曰予十四流  
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間十有三年日與田  
父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  
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夫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  
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通通羣書也又與都

先哲叢談卷之六

北總原善公道著

物茂卿名雙松有所避以字行菽生氏小字摠右  
衛門號徠徠又號護園江戶人仕柳澤侯  
徠徠父方菴以醫仕於大府延寶中坐事竄上總時  
徠徠年幼從父共往焉譯文荃蹄題言曰予十四流  
落南總二十五值赦還東都中間十有三年日與田  
父野老偶處尚何問有無師友獨賴先大夫篋中藏  
有大學諺解一本實先大夫仲山府君手澤予獲此  
研究用力之久遂得不藉講說通通羣書也又與都

三近書曰始自不佞茂卿幼讀書海上蠶戶離丁之  
錯處雖有疑義其孰從問決焉迨乎得先生所為諸  
標註者以讀之迺曰吁是惠人哉由此而觀其居上  
總也既乏書籍又無師友唯其警敏不羣自幼即有  
遠志是以比其還江戶業殆大成終至海內仰為此  
邦未曾有人  
祖徠之在胎也母彌月夢遇歲首以松枝插門寤而生  
祖徠故名雙松後有所避以字行徠徠號取之詩魯  
頌徠徠之松一說其少時好雷故自號蘇雷而上總  
有往來里者因改書為徠徠字署三河物茂卿者其

先三河荻生人物部守屋後也本集有擬家大連檄  
文及送守秀緯序秀緯與余同姓系大連故以其字  
氏之言雙松字未審何所諱或曰避德松君或曰  
井侯之先雅樂助正親  
追號雙松院因避其名  
初卜居于芝街時貧居如洗舌耕殆不給衣食增上寺  
前有腐家憐徠徠貧而有志日饋腐查後至食祿月  
贈米三斗以報之春臺與南郭書曰徠徠先生之未  
仕也嘗教授于芝浦人所知也後遇柳澤氏之勃興  
封侯召先生掌書記先生於是乎始釋褐於侯門然  
其祿尚微尋柳澤公累益封先生亦以公之寵靈累

先序後

益其秩至五百石。雖以命世之才而有勤勞于侯家。自非柳澤公之知遇。先生之窮達未可知也。初服朱子說。及中年著護苑隨筆。尚護宋儒。後挺然立一家。見痛駁性理。併攻仁齋。又倣明李于鱗。修古文辭。先儒所作一切排之。為不免侏儒缺舌。其豪邁卓識。雄文宏詞。籠蓋一世。如梁田說巖心。亦服徂徠之學博。嘗稱山脇東洋言曰。凡海內司命。知信古與不。皆靡然莫不注目。蓋亦方伎中之護老我。少時精習兵學。故其就仕途也。亦以兵學。不必以儒。晚復專談武。與熊本藪震庵初相見。時徂徠首謂曰。陣

法行伍。此不可不究也。子西海人。必習水軍。水軍其以何為策。上邪。遂數刻談戰法。不及他事。云松宮觀山學論曰。近日儒士之談武。徂徠物子一人而已耳。亦唯博覽之餘力。臆斷自負焉。雖以不世豪傑之資。然未遇明師。牢執法制。不問軍略。與孔子好謀之言。乖戾焉。其所著孫子解及鈴錄。雖涉獵殆盡。而未見事術磨練之功。遂以七書為空理。崇後世戚南塘鄭芝龍為備也。拘區區小技。未知有建鎮國之規模。畫戰勢之地形。所謂惟中決千里之勝。草廬定三分之謀之術也。不亦惜乎。



又創造一家象棋以寓兵機名廣象棋其子百八十局  
則用棋局而陣列軍伍攻擊守備無一不備焉可謂  
工極矣嗟越羣儒建大業又有何餘力而及此等之  
事也片山蕪山乃序廣象棋譜曰命世之人雖執掌  
拮据之際削中別有悠悠閑日月而優為之信我  
大同忠相越前曰聞祖徠博識洽聞無所不知余將試  
問以躡其答乃招問曰世有鼠婚之說何謂也祖徠  
答曰事出於某年某人所著一小說也乃其書所載  
鼠類之眷屬名姓夫口縷縷如注忠相始服其彊記  
弟子會講韓冰子論議鋒出祖徠在座箱口不言春臺

不悅曰說之不一先生何不折中將或不得解紛邪  
祖徠屏氣曰此書余嘗有成說將待明日出示之而  
其夜始下筆全篇作之說

祖徠看書向暮則出就簷際簷際亦不可辨字則入對  
齋中燈火故自旦及深夜手無釋卷之時其平生惜  
分陰者率此類也

南郭某歲元日訪祖徠祖徠方隱几閱孫子面垢不洗  
髮亂不梳若不知新年者乃疊疊談兵不置南郭竟  
不得祝新禧

嘗過東壁時東壁方携妓來媒狎會祖徠入倉皇不知

所為遂詭曰家妹幼宦某侯近賜暇歸居家徂徠既  
覺之明日遣使致鮮魚以賀才子配佳人

以滕元啓能寫字置之塾中使寫書嘗與徂徠侍婢私  
徂徠覺之而不問焉元啓知其見覺也遂出立久之

徂徠過市見元啓之行賣印肉即使從者將來元啓  
奔匿店後追索之復置塾中待之如故

書商小林新兵衛請徂徠曰小子無家號願先生命焉  
徂徠笑曰書賣出入吾門者五人而爾所鬻價最高

猶嵩山於五嶽宜名嵩山房  
僧鳳潭通謁曰有欲質者請一見徂徠即延接鳳潭曰

衲嘗見伊藤仁齋仁齋言佛之為道空而已吾釋之  
教深遠非空一字所得盡也仁齋妄誕豈不甚乎先  
生以為如何徂徠擊節曰凡仁齋之言一一無不妄  
者然獨其指佛教為空可謂不妄矣鳳潭憮然曰無  
緣衆生難渡即揮袂而出此說出原田温夫東岳筆  
疇而澀井子章讀書會意所載異於是不知其相見  
異日而然歟乃又錄以資雅喙鳳潭造徂徠諸弟子  
以為有魂褫魄者立屏後窺焉徂徠設茶酒相歡  
終日無忤將出言曰今人不知名物致文字有紕繆  
是不用意目前也徂徠然之廣斥當時文字且笑且

語其竟同立南軒之下。舉手指一樹。徂徠未答。鳳潭  
微笑去。徂徠顧屏後人曰。彼胡魅人。徂徠每自言。熊澤之知伊藤之行。加之以我之學。則東  
海始出一聖人。或問徂徠曰。先生講學外何好。曰。余無它嗜。玩惟留抄  
豆。而詆毀宇宙間人物而已。徂徠所著之書。字傍不施訓譯。僧大典萍遇錄載。朝鮮  
成龍淵曰。貴邦書冊。行傍皆有譯音。此只可行於一  
國。非萬國通行之法也。惟物茂卿文集無譯音。即此  
一事。可知茂卿之為豪傑士也。

近世鴻匠無如徂徠。後之學者激昂奮勵。竟不能及也。  
然其瑜瑕得失。則猶未免焉。是以宇士新論語考。石  
川麟洲辨道解蔽。五井蘭洲非物。中井竹山非微服。  
蘇門燃犀錄等。殆中徂徠膏肓。吾祖詰物亦辨其說。  
道甚誤。此數人謂徂徠之益友可也。作作書巧詆以  
求勝者。不可勝數。要徒滋口業。不足病徂徠。  
徂徠病中喟然歎曰。吾下世後。遺文必將行。然海內無  
實知我知我者。惟有東涯耳。徂徠沒為享保戊申正月十九日。是日天大雪。臨終謂  
人曰。海內第一流人物。茂卿將隕命。天為使此世界。

銀。徂徠病浮腫而終。紫芝園漫筆曰。徂徠先生甚重生。自  
飲食居處。以至出入動止。賓客應接之事。苟可以傷  
生者。斷非為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慮過度也。  
蓋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述為事。年過六十。舊  
疾數發。而猶不能清心靜養。遂致篤疾而死。謝在杭  
云。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誠矣。竹山非微曰。余嘗聞  
之。徂徠之疾也。日日宣言。侍者曰。宇宙俊人之死。必  
有靈怪。今當有紫雲覆舍。若等出覩之。及病革。輒轉  
山呼號。紫雲不絕。口家人及高足弟子輩。深耻之。絕不

通外人。故一時或繆傳以為非良死云。此竹山傳聞  
妄語也。徂徠起于關東。而風靡海內。西人動造為莠  
言。以非駁之。要皆出於媚妬之心。  
芝三田長松寺。徂徠墓在焉。荷蘭侯撰其碑文。葛烏石  
書之。工始竣。遠近爭傳。來摸榻之者。日甚衆矣。近時  
東藍田。併春臺撰誌。更刊木為一冊子。以鬻之。長松  
寺號壽命山。自葬徂徠後。一號徂徠山。  
雨森東。字伯陽。小字東五郎。號芳洲。平安人。或曰。  
伊勢人。仕對馬侯。

芳洲年十七。八來江戶。從學木順菴。才藻卓絕。順菴稱

爲後進領袖。遂因其薦。筮仕對馬。掌文教。恒接對韓人名聲。馳海內外。

芳洲通象胥之言。其每與韓人相說話。不假譯者。韓人嘗戲謂曰。君善操諸邦音。而殊熟日本。

年八十一。始將學倭歌。而意謂詩則有時作之。雖無可稱者。得不謬乎。仄至國風。一不解其法。先莫如熟讀古歌。自今讀古今集者。一千遍。而後自賦者。一萬首。其或有所少通焉。乃經二年。千遍畢。又三年。而萬首就。

梁說巖社三楊諧文集序曰。物茂卿譏和歌云。三十一

字侏離之言不足道。蓋東人而華其腹者。固一家言耳。兩伯陽嘗語予曰。玉露凋傷。楓樹林美。則美矣。不如我猿大夫紅葉鹿鳴。使人易感之。爲愈也。伯陽善華音。綜博有藻材。其品不出茂卿下。而其言也如此。可謂知言者矣。

世之儒者。以今之職名爲俚俗。及文記之。則換易名號。濫稱亂實。非所以垂後世也。至於近時。有識之士。直書今之官職。而百年前芳洲已著鞭焉。橘窓茶話。自署對馬州文學原任人。兩森東可見。

芳洲識白石者三十年。而交分不協。常謂白石爲其心

術不可測嘗面折一事白石曰以如子之言子疑余所謂白頭尚新也又其橘窓茶話自惺窩羅山至其師順菴及社友凡名一時者盡舉之以品藻其才行而獨不及白石其意蓋以白石之學木門後逸不之其人祇南海才氣最蓋當世而記鍾秀集曰予於諸友其所敬畏莫如伯陽氏

芳洲學術文章與徂徠殊其途軌而交朋意厚每書詩相通橘窓茶話曰物茂卿余故人也博覽文章域內無比第於大綱上有差心實慚焉徂徠亦屢稱芳洲與江若水書曰雨芳洲果來劇談三日偉丈夫矣其

子顯允拜予為師留門下者三月行將西歸亦偉丈夫子矣必不墜家聲者余皆作序送之芳洲更有文夫子二人皆幼善詩渠不啻偉丈夫矣亦可謂福人也又答屈景山書曰洛有伊原藏海西有兩伯陽關以東則有室師禮

嘗使子顯允師徂徠居其塾未幾使出塾而歸曰徂徠實一代豪傑不可以常儒視之也雖然其教人不先德行是以家塾失序非可以託少年者也

三輪希賢字善藏號執齋又號躬耕廬平安人執齋之先舊係大和三輪神社司祝父曰澤村自三業

醫住京師。執齋六歲失怙。賈人大村某者以同出。自  
司祝與自三相親善。故乃育執齋。比漸長。出冒真野  
氏。年十九。及佐藤直方之門。始曉承他姓。非古。即復  
本姓三輪。以祭其祖。於是深德直方。聞直方之病革  
也。疾往訪之。命既絕。而不及。乃賦倭歌八首。哭之。陳  
謝。其得復三輪云。鞆斯列詞。郁密鞆訥。失兒失訥。斯  
及失郁屋。失怙。膚木吉密。渴屋失。謁捺刺詞。鷗。又以  
使直方。終不歸。王氏學為恨云。夔栗篤木篤。穀穀祿  
暱骨。蔑失。勝。出斯。石屋。心鞆。埵鞆。葛列失。捺。越。栗。葛  
捺失木。

後有悟於餘姚。致良知之學。講說士大夫間。嘗因直方  
薦宦。屢擢侯。遂致仕而去。以初以朱學。進今不用其  
說。與侯所求異也。或云侯信僧祐。天故去。於是歸京。  
尋之大坂。又來江戶。數年之間。居止不恒。梁蛻巖復  
井甕菴書曰。示及告寬量小濱公文一首。讀玩再三。  
足以觀德業之實矣。大抵執袴子弟。飽膏粱。耽絲肉。  
未嘗學問。及其馭吏臨民。普不知務。甚者毒人蠹國。  
如公可不謂火中蓮乎。雖然。徹輪氏不得聞道。姚江  
之學。其所陶鑄。果不誣矣。方今江左儒人。以詞藻名。  
如南郭金華諸才子。姑置是。振鐸四方。大倡聖學。舍

斯人其誰也。昔文中子講道河汾。王魏房杜之曹。達材成德。安知佗日東都賢士大夫。明體適用。與寬量公相弟昆者。不出輪門乎。吾儕當拭目而俟云云。嘗爲一浮屠講中庸。而以彼終不改釋歸儒。乃寄書却其所贈者。此可以觀其篤修且豪矣。其文曰。釋徒鞭禪師。請子講中庸。子知其有意於嚮正道。而爲剖析之。務斥佛氏之悖性命之理。而棄日用之常矣。庶幾乎其有悟舊習之非。而歸吾道之正焉耳。講畢。惠我以筆墨及詩一絕。情意甚厚。予謂子思子之作中庸也。正憂異端之害道學。是已。則凡爲吾學者。固雖非

所宜爲。浮屠講說。然或知其非。而歸於儒。焉不亦美事乎。是子所以應其請也。而師終不能免出陷溺之窟。則所惠筆墨受之。尤無說矣。以故直卻之。而述所懷焉。勿呀。

執齋詩文。固非所長。然其文達意。不事彫繪。詩則集中亦僅僅耳。世多未見之。因今舉三首。懷鄉云。故園萬里。東茫茫。望無窮。紅添梅花雨。白知柳絮風。陽炎盈草野。落日入山中。瘦馬追春色。黃昏歸路空。三疇吟云。辭祿偶成詩一章。偷閑取適閱風光。淵明徑裏孤松老。茂叔窓前萬艸長。非市非山人寂寞。欲晴欲雨



客彷徨移家自愛三疇內。躑躅含紅向夕陽。題水仙  
云。夜寂藥珠宮殿內。黃冠綠袖獨蕭然。金盤高捧承  
朝露。自是地行花裏仙。  
執齋尤諳達事體。其言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心醉。嘗  
抵近江小川村。集士民講學。四坐皆感泣服之。翕然  
相謂為藤樹先生再生。  
三宅尚齋默識錄曰。三輪希賢。往年自悔親死時幼弱  
不知不服喪。三十餘年後。先忌日百日計為服喪。余  
當時為說其不可。渠終不用。儀禮喪服傳。嫁女小祥  
後。被出歸于家。服既除。故不與兄弟更著。三年服。蓋

可以見事之既過者。不復必追矣。  
執齋有六男子。曰孝。曰友。曰睦。曰媿。曰任。曰恤。而一無  
讀書種子。

執齋學倭歌于內大臣中院。通其秘。余得其集。載六百  
餘首。蓋儒而善倭歌。未有如伊人也。嘗建壽碣于平  
安建仁寺中。兩足院先塋側。作倭歌二首。勒之碣陰。  
歌曰。世勅實聶。曷謂斯教。密納木篤。其二。負及粟屋。失  
兒失篤。續密兒斯。及納庸。世木篤。其二。負及粟屋。失  
刺。鞞。心。慈。孤。納。黃。節。篤。捺。兒。篤。木。後。五。年。寬。保。甲。子  
正月廿五日。卒于平安。享年七十六。

執齋門人。有川田雄琴者。名資深。字琴卿。初學梁蛻巖。蛻巖謂

先哲叢書六  
曰。余以一日之長。文藝則爲爾師。至明道義窮心術。爾當就三輪執齋而學。於是即介蛻巖。執贄于執齋。自此奉餘姚之說。精思力行。一推知行合一之旨。終因執齋薦起仕大洲侯。執齋嘗勸明倫堂于江戶下谷。以教授諸生。而及其赴京也。使雄琴主事。亡幾執齋没于京。雄琴亦之大洲。於是侯乃移明倫堂于大洲。執齋又嘗屬長崎鎮臺。得王文成公畫像二幅。於彼邦。一則藏諸明倫堂。一則藏諸近江藤樹書院。今尚各存云。

梁田邦美。本名邦彦。字景鸞。小字才右衛門。號蛻

巖。武藏人。仕赤石侯。

蛻巖生而穎悟。幼學人見鶴山。漸長才識高遠。尤工詩。才既絕倫。而鑽研至老不止。年二十六。介鶴山見白石。白石不妄容人。獨異蛻巖之才。與之交。肫肫見中底。江邨北海曰。讀蛻巖之集。譬猶上崑崙之邱。步步是玉。入梅檀之林。枝枝是香。詩至於此。宜無遺論。而猶有未盡善者何也。蛻巖用才太過耳。張茂先謂陸士衡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余於蛻翁復云。蛻巖既爲伊洛學。又信此邦神道。又博讀釋典。恒言云。宣聖之學。東方之道。乾毒之教。鼎足不相恃。

少時專談武說兵其評古之勇將戰士也論議慷慨有  
烈丈夫風言或及周瑜赤壁謝玄淝水織田信長桶  
狹間上杉謙信川中島等事則扼腕按劍躍如色飛  
當世名為霸儒年四十八事赤石侯先是與世齟齬  
游仕屢不遂家唯壁立其詠雪詩序云余頻年窮甚  
書篋中除四子外有詩韻一冊徐文長集半部又嘗  
作不能買書詩有惠車鄴架滿天地誰信空拳猶突  
圍之句

嘗小集賦詩有一人以石見國如硯求對苦思皆未得  
宛巖忽朗吟曰竹生島似筍四座驚歎

宛巖以詩豪厭一時而意見屢改格調數變皆足以驚  
人自言初學宋歐蘇而旁放翁簡齋中年學唐祖禰  
李杜綠飾以錢劉諸家又退學明甘為王李銀鹿亡  
幾為袁中郎為徐文長而遂以初盛唐為表準余州  
濟南為門戶復鳴歸德書云一旦大夢覺宿醒解乃  
斷然以開天為關七子為引陽春白雪每奏彌高斗  
文紫氣每望彌昌季子裘敝猶可改呂虔刀鈍尚可  
磨寧為王李取履不敢辭遂使兩血之鷲爪化為食  
糲之柔吻也

祇園瑜又名正卿字伯玉一字斌小字與一郎號

南海。又號鐵冠道人。又號觀雷亭。紀伊人。仕本藩。南海受業於木順菴。自幼才調無雙。尤善詩。年甫十四。與白石南山霞沼。集芳洲。寓居。即席賦。邊馬有歸思云。遠逐將軍度雪山。九秋大漠劔華間。胡塵四起風悲塞。羌笛一聲月照關。却恨曾逢伯樂。願長傷未得梳頭閒。沙場幾歲摧毛骨。何日華山休戰還。在座者皆咋舌。白石曰。此詩雄渾悲壯。足以後來可任斯文也。又十五萬飛魚躍活潑潑地。對以光風霽月常惺惺法。芳洲稱為的對。又十六。席上限燭一寸。探題賦昇雲聞星云。紫微遙裔

彩雲迎。衆緯森森白玉京。月傍九重瑤闕冷。風飄五色羽衣輕。錦機夜靜星梭響。環珮秋深天步鳴。應是鈞天夢中到。不勞遠問漢君平。此詩不錄于集中。余嘗聞人之誦之。嘗自試才。一夜得百首。時年十七。或曰。人或疑為宿構。乃延客席間立題飲酒談笑而起。草如泉注。自日中及夜半百首復成。無一句蹈襲前詩。由是名耀布四方矣。順菴贈詩曰。十八山東妙聲名。世共聞。危言甜若蜜。藻思涌如雲。人稱斗南一馬空。冀北羣百篇。不終日行看任斯文。

亭名觀雷自作之記其意新語壯足以想其非常之資  
矣孰謂南海之才獨於詩也記曰予湘雲居兩方一  
亭遠望得寸碧螺黛煙曠依稀雲際者藤白也藤白  
之山西枕海磯東連大嶺迤邐數百里夏月雷雨之  
過大率從此方其暑氣塊鬱烈火鑠金殷其之聲杳  
起東隅及景申狂飈捲沙崩雲如駢暴雨翻河濤以  
冰雹乖龍恍惚反戰金蛇萬道掣電劃壁俄而霹靂  
破山瞬息千里香車轆轤南走于海於是開軒倚柱  
坐以觀望遠者八九里近者二三里我膽氣爲之鼓  
舞飛興揚揚飄騰天外其壯也雖觀戰於涿鹿之野

望湖於浙江之津洞庭張樂雲夢校獵何能過焉可  
謂宇宙第一奇觀矣頃臾雨止雲散長霓飲海涼蟾  
在天爽籟吹髮洗慮濯魄亦雷之賜也因榜之曰觀  
雷客有過覽而訝者曰吁異我子之名亭吾聞雷天  
怒也故聞之者莫不怖而避也聖人猶且爲之變今  
子反以爲奇觀無乃異於人情者耶予笑而答曰客  
亦所謂知一而不知其二者耳雷本非天怒古人既  
辨之聖人戰兢之至其戒慎豈惟雷耳我其既謂疾  
風迅雨亦必變風雨豈是亦天怒也我夫雷也天地  
間一物與夫日月星辰風雲雨雪同是造化之使令

日月也星辰也風雲也雨雪也未聞有疑怪者也獨  
至雷也則疑以為異物怪以怖之何其惑也至後世  
腐譚之士千言萬語以理說雷亦是癡人語夢耳吾  
觀古人文辭有觀日之壇有觀星之臺有謂玩月者  
有謂望雲者有謂賞壺者雷豈獨不可觀乎我抑亦  
謂月雲可愛故以玩望雷也徒可怖耳歟天下可怖  
者亦甚多矣外則功名利祿內則智術忿爭旁至酒  
色佚遊鰥海舟船羊腸車馬一失其常禍不旋踵其  
疾過於震雷子乃不顧其禍於必然反而怖震雷於  
萬一不亦謔乎客不答而去書以為記云

當南海時白石南郭輩詩名躁于也一時秀才多立其  
下風南海不欲碌碌後人則不敢黨此輩嘗戲作錄  
詩盜判文紀一儒生每作詩必剽竊古人以故死而  
得罪于冥司事此寓言以縱彈時名流也  
南海又善丹青舊儲宗沈無名畫譜是時池貸成名大號  
雅志畫南海謂曰子學畫當學士夫畫乃貽無名畫  
譜貸成喜摸之愛慕之餘自改其名稱無名貸成沒  
之後此譜轉落木世肅蕪葑堂云

并河亮字簡亮私謚天民平安人

天民初年從仁齋學後以仁齋仁義禮智天地自有之

物非性之所固有之說。為告子舊窠。更立己見。其說見天民遺言。大略以為四端之心。即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即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實無偽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為職而言之。則謂之心。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為心。孰為性。為情。何不思之甚也。誠所疑語。孟字義序曰。吾竊聞之叔父信齋矣。一日信齋與天民共訪仁齋之書窗。談及性理。天民質以其所見。心性情三名唯一之旨。問答數四。而仁齋默然稱久而歎曰。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不能與於此。

矣。吾子誠問出之才也。吾當改字義耳。誠所名永字。崇永小字。五一。天民兄嘗著五畿內志。有名于世。天民性剛決負才。其學本于尚書論語。孟子以經濟為志。每稱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數語曰。此聖人才德之本領也。奮然為己任。其說尚書曰。蔡氏集傳解得七分。王耕野所著讀書管見。多所發明。王魯齋書疑考定錯簡。而文理稍覺順妥。唯於斟酌其意。以施諸家國之方。予竊不讓于諸君耳。嘗將上疏。以蝦夷地方為內屬。而年僅四

十。志不果沒。識者惜之。東涯曰。簡亮誠有才。然不可以託六尺之孤。他日天民聞之曰。東涯實知吾。吾奪之人。未可自知也。至為人所奪。決無之。東涯反之。天民唱其所獨得。以振一時。仁齋沒。其徒半從東涯。半從天民。云。又通倭學。善屬倭文。嘗作片劃記。多由南嶺取為已說。載秋齋閑語。伴萬蹊畸人傳。錄天民事跡及片劃記。以發南嶺剽竊。可謂痛快。一日門人相集。謂曰。先生若得志。使吾儕管何事。座有

一人曰。余之不才。先生所素知。但守倉廩。則雖一掬米。不敢私之。天民曰。使如爾者。奈何。守倉廩。其人作色曰。先生以余為不廉乎。天民笑曰。否。有竊物之才。者。不為人所竊。爾能不為人所竊邪。仁齋以儒而為醫。為不是。其說見儒醫辨。天民異於此。曰。此邦儒。無恒祿者。宜兼岐黃。偏以儒居。則產難支。終或不能固其志也。因是門人往往有儒而兼醫者。云。太宰純。字德夫。小字彌右衛門。號春臺。又號紫芝園。信濃人。



春臺平手政秀後云。自父言辰冒太宰氏。少時來江戶。並仕某二侯。皆不得志。去時年三十六。從是後不復官。初從中野橋謙為性理學。既而聞徂徠成一家言。即棄其學而學焉。遂以治經名冠一時。春臺為人嚴毅端方。嚴邨侯世子延為師。其始至。世子不送迎。春臺艷然曰。至賤處士。烏敢傲岸於貴人。雖然。所說則聖人之道也。苟奉道者。雖王公不得。不禮焉。而其所待薄甚。是非不禮余。即不奉道也。不奉道者。余不欲復見。當是時。侯為閣老。用捨窮達皆出於其手。而其言一無所忌憚。於是其臣相議曰。無禮渠

自道也。世固多儒師。請更招他人。世子聞之曰。寡人過矣。受教於師。何挾之有。乃厚禮事之。春臺後著六經略說。進諸世子。云。世子即嚴邨侯第四子。實為今林祭酒述齋公所生父。春臺善吹笛。當是時。東叡法王好音律。聞春臺妙于音。嘗遣使召之。春臺辭曰。余儒生也。若以儒被召。則不侯駕。以其私嗜末技。為王門伶人。余不欲也。自此終不復吹笛。某侯餽乾海參。調烹之。則肉破味變。春臺怒甚。即遣人却之。曰。余固勿論鄙賤。而君所以許交者。信其所學也。既信之。豈可無禮乎。然餽以腐物。是禮之廢也。夫

道者以禮為主而其既廢之亦何學之為全而後不願造君之門侯曰是寡人率爾所致即自裁書更餽一篋海參謝之

侍中某欲以經濟錄進呈令書商小林氏求正本于春臺春臺辭以藁本作字不慎且衰邁不能繕寫而私謂小林氏曰托中官以達言君子所不為也若命出於閣老則不得不進

春臺校刻古文孝經孔安國傳由沼田侯侯後移封上久留里大府孔傳彼邦亡者久矣而春臺所梓傳入彼乾隆四十一年日本安永五年鮑以文翻刻入知不足齋叢書

中吳騫序曰宋史日本傳謂其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或收得其牒今序列是書之太宰純未詳為何如人日本多世職太宰純豈猶其苗裔或以官為氏者乎惜乎十萬里之波濤難盡不易問耳

護苑之徒集南郭宅春臺獨後至足過榻板美中之劍義當頂禮以謝過然徑坐上頭不一言以陳過美中性簡傲恒苦春臺乖僻動以苛禮律已於是故目春臺自執其劍加己額拜之春臺意色殊惡赤穗之黨之刺吉良氏也春臺極口醜詆之并駁鳩巢作義人錄曰室子而不知義如是世之憤憤者何足

論乎。近時柴栗山敘赤松國鸞四十六士論評謂春  
臺為貪者疑人盜而媯者疑人姦者此已好攻人而  
欲人之不攻已也得乎。

管麟嶼幼才氣颯發年十三擢列大府儒官一時稱  
為奇童子然卒苗而不秀春臺規砭不少借其忠誠  
激切它人不及焉其書撮錄于左曰純觀足下於學  
得無如王公大人以學為戲以消日者乎夫足下雖  
非布衣然儒生也不幸早以神童聞幸蒙國恩賜  
食廩粟列文學奉朝請雖少不可以不知所務也古  
人有童穉而日誦六藝古文數千言者純自識足下

以來數年于茲未聞足下有所誦以今日較前年亦  
未見其有所進而所進者吹笛耳近來聲價頗減豈  
徒然哉程正叔有言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  
不幸也足下其思諸又曰吾子冬則畏霜雪夏則畏  
雷一歲之內避雷與霜雪則其無畏者幾希古語所  
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吾子近之純聞西域有無雷  
之國南方有八蠶之地吾子乃不生於彼而生於此  
何造物之不利於吾子也子則以為吾子之患雖由  
稟受之薄也亦豈非以奉養太厚安佚過度自崇其  
疾乎吾子雖少幸一思諸

春臺於徂徠不隨其步趨者往往有之不特文章一事而已今錄其言於左紫芝園漫筆曰徂徠以海量能容自許人亦以此稱之余謂徂徠固能容然能容學者而不能容常人能容文才之士而不能容禮法之士而能容其人而不能容其言是未為能容也又曰徂徠先生見識卓絕知道甚明周南以為鄒魯以後無是人者非過論也惟其行不及其所知殆所謂行不掩者歟蓋先生之志在進取故其取人以才不以德行二三門生亦習聞其說不屑德行唯文學是稱是以徂徠之門多踈弛之士及其成才也特不過文

人而已其教然也外人既以是譏先生純亦嘗竊不滿先生此先生之所以難肋視純也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先生有焉又曰徂徠先生平日不教小子輩是以其門無長幼之序焉又曰徂徠先生謂仁齋先生好奇自余觀之徂徠之好奇甚於仁齋古人所謂尤而效之者夫子有焉又曰徂徠以風流自許人亦與之予謂徂徠有不風流者三焉善飲而惡酒一也不好夜坐二也不喜乘舟三也又與南郭書論刺徂徠贈宇士朗序曰此序通篇與人爭非君子之道序稱洛人無恒祿儒生之寄其間亦難為生則舌耕

開肆百千成羣。日不遑給。語性語天。率非宗籍不可也。故雖有聰雋若仁齋。猶率其所習。洛之所以陋是已。此大不然。夫洛儒信難為生。東儒果皆不寒邪。且士無田祿者。未能為農工商賈。則鬻其技以給衣食。固其宜也。古人有僕賃力作者。當時識者不以為賤。今為書生而無升斗之祿。則亦舌耕筆耕。唯其所為。何不可之有。先生何獨惡之乎。又曰。純之愚竊以為先生之功其大者。唯二辯。故二辯不可不傳也。若佗諸文。其土苴耳。傳之固可。緩之亦可。即不傳亦可。足下若校二辯耶。則純雖不敏。將參閱焉。純之願也。今

足下乃以輯遺文。委子和與純。子和則可。純則不可。何者。護園之門。親受顧命者。足下一人。佗不與。如不聞命。而以代奉命者。何以為敬先師乎。所以不可也。所以曰。子和則可者。先生所悅也。純雅不見知於先生。特從二三兄弟之後。聞其餘論而已。雖然。純不敢畔先生。敬奉其教。以到于今。于今不欲以先生亡而欺之。是以敢謝足下。決弗承諭。子遷勉我。旄丘之葛。有誕其節。惟足下良圖。

春臺以處士終。然非其志也。蓋待善賈而竟不沽也。報平田公信書曰。純嘗與人言曰。必使子仕。則二百石

以上而後可。與足下言亦然。今書中乃以是言為自負太過。嗚呼足下亦未之深察也。請詳言之。夫二百石者。士之常祿也。不能二百石。則出不足以行士之事。入不足以守祭祀。養父母。畜妻子。是何以為士哉。所謂二百石以上而後可者。語為士之常者也。何足以為重哉。所謂重祿者。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之謂重祿。純何敢望之。曩時木順庵仕如賀。藤宗恕仕越前。皆以五百石。二子者誠先覺也。然以今觀之。未見其可畏也。若夫野順清仕桑那。大高生仕松山。皆以樸椒之材。食四百石。是何幸也。其他在諸侯國而食二百

百石以上者。抑何限。要之有儒名而無其實者。比比皆是。然榮達如彼者。無他。遇時也。故純亦未以二百石為富也。

春臺疾。原芸澤名尚賢字子拙診脈曰。先生無遺言止矣。有則言之。它日疾病言不如意也。春臺喜曰。子才誠非如世醫之視。不起猶面諛也。即囑以後事。觀海作行狀。南郭撰墓記。皆其遺言也。

春臺無子。義子零替不修祭。寬政八年。值五十年忌辰。書商嵩山房。陳菲薦祭墓。為建一片小石于墓碣下。以紀其浴恩事。墓在江戶谷中天眼寺之側。

服元喬字子遷小字小右衛門號南郭又號芙蓉館姓服部修為服氏平安人

南郭齡十四來江戶十六起仕柳澤侯三十四而致仕乃下帷授徒其學得之徂徠而才氣俊拔遂以詩文山斗一世其答柳太夫書中略陳所以罷官曰昔嘗先侯之世得奉薄技於大藩猥侍弄臣之末竊惟當時先侯之恩山高海深乃不責喬以其不能以為文史之小小人所習片長可使是以不啻免罪戾苟獲承乏而備顧問亦唯知臣莫如君乃先侯憫愚之餘嘗私命喬曰予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我

千秋之後女其行乎不如俾女成名他日或適四方無謂我不知女喬感泣刻骨私心自誓亡何先侯即世即大藩亦多賚恩尋乃賜玦得全首領放歸草野南郭為人風流溫藉菽苑之士莫不雅慕者其來薦束修者甚衆大氏歲得金百五十餘兩凡以儒為生理其饒裕如此者鮮矣嘗講莊子聽徒寔駭門外為市當是時京師松岡玄達講本草其盛匹南郭云南郭兼善繪事恒言日本畫以僧雪舟狩野元信為至如八種畫譜所謂隸畫不足見也秋玉山服翁墨竹記曰予收翁醉畫芭蕉偶為久取去今不復存予今

觀翁之遺畫。泔泔淨下。口不能言。欲炙之色。蓋亦形乎外矣。仲英因以翁十三四歲時所為墨竹一紙贈之。其末有周雪寫三字。蓋幼字也。其千尺千霄者。蓋既萌于此。距今六十餘年。墨淋漓如新云云。

幼時出京投老歸遊。時親眷舊故皆既為土中人。故鄉却如他鄉。有詩云。五十年前出上京。今遊猶作客中情。別長何處尋桑梓。祚薄無家問弟兄。認得山川疑夢寐。想來多少自分明。共知流轉人寰裏。愧似劉郎返赤城。

南郭頗通國風。嘗遊神戶。侯浮洲別業。賦倭歌遣興曰。

夫慈尊捺兒。乙結納穀穀禱屋。密慈萬粟。納鳥吉斯納捺密納性。散篤尖木捺尖。元矩事北村季吟善國風。故承其遺云。

作唐詩選附言。以稿視祖徠。咨問焉。祖徠見曰。再思之。乃煅煉數日。復改出。祖徠又曰。未也。凡五撰。始得祖徠許可。以授剞劂。

南郭稱唐土。以海外或彼邦彼方。未嘗稱中華中國。與祖徠自題東夷物茂卿。大庭逕知不足齋叢書中。收論語皇疏。而南郭序中有中華字。此鮑以文改易海外耳。

南郭詩文尤所長。經義蓋其短處。故其言人或不服焉。



當徂徠喪門人集議南郭引禮記正義以辯一事而皆疑為杜撰至再言疇昔得之其篇猶不信

南郭不談經濟每曰如熊澤了海才抱經也身居要地

故言行功建也儒之談當也雖或靡靡可聽時不可

施彊施則果誤國要之身不居樞筦徒辯給售已耳

老子曰知者不言斯言諒矣

南郭曰宋儒窮理說豈易極其宗旨乎今人四書集註

猶且不能精之尤顏自稱未學可發一笑此邦得朱

之意者其唯山崎闇齋乎

南郭集自初編至四編凡四十卷刊行于世而詩文共

以四編為造佳致僧大典曰南郭文第四編為妙手

初編可議者多二編三編未為至江邨北海論詩曰

南郭能守地步不求勝於一句一章而全功於一卷

一集今閱其集初編瑕類頗多二編十存二三三編

四編最粹然矣乃知此老剪裁老益精到然酸醜嗜

好各有所喜東藍田答小栗元卿書云不佞壯歲從

諸老先生論芙蓉館之文誠於本邦無比則無比然

其初編則未至混化之地是以斧斤取材叢踏痕蹟

多見若夫二編三編一切圓機混化上蹤至或得意

之篇則李王以下不敢齒也四編則衰矣宇士新評

南郭送守秀緯序曰子遷學濟南自謂得之此篇即其擬者然濟南潔而深子遷燕而淺門牆猶遠何論堂室蓋天才秀異不苦結撰故乏學少思疎於事而昧於字其於李文未能盡解是以未得其法至如自運亦多倭陋雖然子遷猶可論餘未可論也吾祖曰南郭天才流麗其詩合作者真足配古人然其聲律動失法度是學力不足處至文則大較婉佻浮而乏於實雜而淺於法雖譽高一世而實殊不稱物茂卿嘗序其初稿云它日使子遷木鐸一方詩之教庶幾被之一世哉文亦然然其慧而才敏也故其巧與俊

終或不能全閱之時出之子遷乃無所不有已可見雖茂卿之私其徒哉以其不可為之諱掩也

高蘭亭曰余與南郭友者十數年未嘗見喜愠之色其平生隨己所好毀譽不拘與物無競頗類謝安為又問南郭曰先生詩以誰為準的曰余非必有所誦法焉初年唯好讀杜詩今而竊思之雖拙劣間得杜之髣髴者蓋為此故也

男惟恭字原卿才藻卓絕有乃父風惜我病瘥而沒年僅十七南郭識其墓有詩名鍾情集

南郭年既老護苑名流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

益重。太宰德夫。藤東壁。松子允。縣次公。平子和。越君  
瑞墓門之記。南郭皆撰之。

品川東海寺中少林院。南郭墓在焉。碑高二尺餘。廣厚  
一尺許。其正面。指字刻南郭先生墓。五字。左右後三  
面。不勒一字。每歲以忌辰六月二十一日。其徒集會  
於斯。各賦詩以弔之。自沒寶曆乙卯。至今不絕。

服元雄。字仲英。小字多門。南郭義子。攝津人。

仲英父某。為西宮祝人。嘗訴主祠貪汚。反為其爪翼所  
構。誣竟放逐。以流落死。臨死顧謂仲英曰。吾逢冤。不  
能自雪。兒待時申狀。令鬼得歸父母國。仲英痛心刺

滑。乃至江戶。籲天三鳴之。官事始得辨。遂令父仍

舊享祀於西宮祠中。

仲英得南郭指授。為儒雅士。已開門教人。未幾南郭丈  
夫子皆亡。有季女。仲英就贅。仲英本姓。中西。於是冒  
服氏。其子孫至今世。住南郭故宅。不墜家聲。是古人  
所希觀也。

仲英最善詩。而與南郭頗異途。餘能耳。跋踏海集論之。  
其略曰。蓋仲英於述作。欲別自出機軸。以為一家者  
耳。嘗曰。苟有得於我。雖家風所不必守也。我雖不肖。  
豈至步趨不能自施。徒從人周旋。以此為不墜家聲。



乎。則其志可以觀矣。蓋仲英方館于郭翁。或有以難於為後者。故言及之也。爾余嘗過其房。於几上見有端明集。乃亦知其於文不必漢。於詩不必唐。將集衆美。以成大者也。而退省其所為。文不必漢。未嘗不漢。詩不必唐。未嘗不唐。而二者雜諸宋。未嘗墮宋。則雖所不必守乎。而竟未得不以家風矣。

先哲叢談卷之六終

